

婦女新知

Awakening

1990年7月1日出版

98



本月專題

都市、單身、女、無殼

想要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塔裡的小女人

努力，能使妳美夢成真？

城市新貴派？

單身女子流動床

小心輕放女兒心



封面圖說／

「單身女貴族」的表象掩蓋不了單身女性在都市生活中必須面對種種困難的事實，而「住」便是其中之一。(攝影／李秀純)

目錄

社論

「婦女福利」是什麼？

李金梅

2

本月專題

都市、單身、女、無殼

孫瑞穗

4

想要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王蓮霧

6

塔裡的小女人

古明君

8

努力，能使妳美夢成真？

孫瑞穗

10

城市新貴派？

柏蘭芝

12

單身女子流動床

黃麗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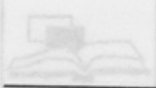
13

小心輕放女兒心

張聖琳

16





婦女新知 九十八期

Awakening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李元貞
企畫/鄭至慧
主編/鄭美里
美術編輯/劉秀春·蕭柏君
發行組/黃綺琴·楊琰映
法律顧問/尤美女·沈美真·潘止芬

大陸婦女	在貧窮中匍匐的大陸農村姐妹	李小江	18
女性文批	艾芙琳的抉擇	蘇宇玲	21
女性學	美國婦女運動與大眾傳播	陸秀麗主講、顧燕翎口譯	22
特別報導	女同性戀與女性主義的關係	我們之間	24
兩性教育	道格拉斯的女生有福了	張國珍譯	26
兩性教育	男女生有差別嗎？	徐薇蕙 文出	26
婦女與法律	別讓愛情沖昏頭	尤美女	28
人物採訪	官太太的「婦女預算」？	編輯部	30
婦女新聞	吳玲珠		33
讀者投書	張美鳳		2

發行所/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三三一—九三六三、三三一—〇九一一
郵政劃撥/第〇五六一—八八—八八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三〇一一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鶴立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三九二六八四九

零售/每本新台幣四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一年四〇〇元
贊助訂戶/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每年另加郵資七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歐美地區訂戶將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SHA WANG (王錦麗)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842-0016

一般訂戶/
香港澳門地區/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六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婦女福利」是什麼？

論八十年度中央政府社會福利總預算中的「最少預算」

李金梅

社會福利預算是誰受惠了？

平民小老百姓從來不知道國家預算是個什麼東西，而日常生活「有所得，就必須納稅！」食衣住行育樂，樣樣要繳稅，（若想逃漏稅還得看奸商貪官的本事）。做爲女人，爲了自家家戶經濟的收支平衡，面對龐然難解的國家稅制與財政預算分配，在沮喪挫折不明就裏之際，不免也學著男人開始抱怨：「中華民國萬萬「稅」！」

據五月份「國家資源重分配運動——此集合各個弱勢者團體對於這個不公不義的國家資源分配的共同意見」所發表《八十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白皮書》中對社會福利支出的分析可知：

「台灣執政當局數十年來的預算編制原則：低估歲入、高估歲出，導致新計劃與改革措施不易產生，行政官僚被動消極不作為，且各單位預算普遍浮濫不當；強調國防軍備與經濟發展，漠視民生福利，使社會弱勢團體成爲犧牲者；社會福利支出

預算未履行政重分配的公平正義原則，使所得分配差距擴大更加兩極化；中央政府獨佔而地方政府缺乏國家總資源的不均等分配；社會福利支出在執政者權宜行政下廣包各項政治雜支，成爲以軍公教（含榮民）獨享的福利。

二、八十年度社會福利支出：政策支出的內容大同小異，僅僅增加四項（如：補貼開放進口農業政策不當的損害，償付資本案雇主違法不提撥足額的勞工退休準備金等）但卻違反福利支出的基本精神；支出預算金額居歷年之最，占總歲出的一八·二%，此比例僅略高於去年的一八·二%，可知乃總預算膨大效果而非實際增加；社會福利支出過低（在七十六年度僅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三·三三%；福利資源絕大多數用於屬於高所得層的軍公教人員，七五%的預算支出在於維繫執政者政權的基礎，（依個人計）如退職民代受益（三百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四元）高過農民（八千九百一十一元）四十一點四倍，

婦女福利佔社會福利支出的〇·〇四%，平均每人受益一元（低於七十二、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年度的三元，也低於七十三年度的二元）。

弱勢團體中的最弱勢團體？

論社會福利的受益對象，婦女福利的總人數（五百九十四萬多人）僅低於勞工福利（六百五十五萬多人）爲社會福利支出的第二大受益對象，但每人平均分配卻最少：僅一元，低於第二最少分配的青少年福利：每人一百二十三元，（第三最少者爲勞工：每人一百九十八元），國家預算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社會福利在福利誰？婦女福利，有必要嗎？

據前述《白皮書》中所引自「賦改會」的資料，婦女福利的受益對象是以七十七年度十八至七十歲世代的女性人口統計爲福利主體，去除兒童、青少年、老人，可知婦女福利主體的界定太過廣泛鬆散，與勞工福利、公教人員福利、農民福利……



讀者投書

編按：本文原為讀者張美鳳女士寫給本會董事長李元貞的信，經微得張女士同意，特於雜誌披露與其他讀者分享。

李女士：您好！

您曾經為文批評某些追求民主的政治人物常在無意中流露出歧視女性的心態，如「政治妓女」等。前不久，我發現苦苓先生有此傾向，他在文章裡常常夾雜一些雙關語，看起來，很讓人不舒服。有一回他為文批評周奎，又犯此毛病，當時我寫了一封信想寄給他，想想萬一他不重視怎麼辦，就作罷了。

五月廿九日首都早報言論版有一篇蘇芙「訪苦苓談郝柏村」的文章，他在大力批判郝柏村之餘，有一段這樣的比喻：「一個婊子剛從良的時候，一定是穿著特別端莊、言行十分賢淑的，坐下來也是兩腿夾得緊緊的，不過時間一久，她的兩條大腿自然會漸漸打開的，必須靠別人不斷的在旁邊喊『夾緊！』看到這裡，我實在非常難過，這比罵人「政治妓女」嚴重多了！因為妓女畢竟認錢不認人（其實，這是在商言商，也沒什麼不對），但是，妓女從良為何不能正常做人，還要遭受這樣惡毒的責罵？」

等交互重疊，福利需求視婦女所在的職業類別、所得層級、社會地位（階級、種族、性別權力結構……等）而有所差異，如工廠女工、粉領服務業、低級白領女職員，律師、教師等專業，色情特種行業的妓女、女學生、家庭主婦、離婚婦女、被毆婦女、強暴性騷擾受害者，單親或未婚媽媽，失婚或獨身女性……，需求各異，將如何滿足？而且，更現實的說，每人平均分配受益一元，將滿足什麼？

再論及婦女福利預算的實際支出，以往皆由中央補助各地方的官方婦女團體（如婦工會、婦聯會）為大宗，成員多為各級長官與地方政要的夫人為婦女福利實際受益的主體，而廣大的中、低所得層的婦女從未會共享福利均霑，其中需求最迫切的原住民婦女貧窮問題，女性勞工的產育假與補助，性暴力氾濫的受害者婦女，離婚或家庭主婦的二度就業……等，源於工業資本主義深化而來的政治經濟結構限制的叢生弊端，往往「歸咎命運乖舛，或個人性格上的缺失」，轉嫁至婦女個人獨力承擔此「社會的必要之惡」。

再論及環繞婦女生涯的育嬰托兒、青少年犯罪、老人安養、重病傷殘……等，應屬其他社會福利預算支出的受益對象，就在既有社會親屬關係聯結下，婦女做為媽媽、媳婦、婆婆、女兒、妻子……等角色地位，被期待做為溫暖照養的撫育者，絕難脫卸負責滿足福利需求的母性天職！婦女福利的主體在現階段社會福利預算中的最少預算下，還必須做為其他福利需求的提供與滿足者，試想，這個由兩性組成的社會焉能不混亂動盪？

我們呼籲國家資源的重分配不是要增加納稅義務人的負擔，也不是在陰謀威脅國家安全，更不是要挑起兩性衝突，而是在為由女與男所組成的社會謀求（真正的，如果存在的）長治久安。

苦苓先生非常幽默，尤其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做為一個捍衛民主的文化戰士，我們呵護他都唯恐不及，怎麼忍心去批評他？但是，長此以往，後果也令人十分擔憂；一位有影響力的文化人一面散播民主理念，一面卻不斷地侮辱女性。新女性應當如何來看待這樣的人物呢？

由於執政黨長期戒嚴，扭曲了台灣的政治、經濟……等等，過去，祇要敢拼敢衝，都很容易獲得人民的支持。到現在萬年國會即將消失之際，人們才驚覺到金權政治已隱然形成，換句話說，由於人們無暇檢驗政治人物的品德操守，國會已經進駐了一批沒有原則而屈服於金錢和權勢的所謂「民意代表」。

由此，我們是否應該警惕，當我們在崇拜這些所謂民主人士而疏於檢視他們是否具有真正的平等（尊重女性）理念時，等到有一天發現他們已經長得「高大強壯」時，恐怕就再也撼不動他們了！

敬安

敬祝

新知識者 張美鳳 敬上
一九九〇、六、九夜



專題

都市、單身、女、無殼

——專題緣起

「貴族」的年輕女子，就自己的城市經驗，或者得自友人口中的「真人真事」，在「婦女與都市空間」這個問題領域中集結起來，企圖以一種輕鬆但不失嚴肅的方式，來拆解城市中「女單身貴族」的神話，並中肯地討論我們自己的問題。

自「無殼蝸牛」炸開都市居住問題的黑箱以來，引發了諸多關於「住」的討論；然而，由於經濟獨立，以及「晚婚」或「單身」觀念的普及，所產生的為數不少的都市女蝸牛們的居住問題，卻鮮為人知，這也是我們問題意識的起點。台灣過去三十年來，在國家未曾提供足夠的都市公共服務以及性別差異所導致不同「社會化經驗」與訓練的情況下，到底一般所謂「女單身貴族」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她（我）們最真實的都市經驗為何？她（我）們遭遇了什麼樣的問題？需要什麼樣的幫助？資源分配不公平？同樣居住在都市中的不同階層、不同職業間的女性是否有著

今年的元月到三月間，我們，一群自稱「單身」但不是「貴族」的年輕女子，就自己的城市經驗，或者得自友人口中的「真人真事」，在「婦女與都市空間」這個問題領域中集結起來，企圖以一種輕鬆但不失嚴肅的方式，來拆解城市中「女單身貴族」的神話，並中肯地討論我們自己的問題。



(攝影/鄭美里)



(攝影/李定陸)

專題企劃：古明君
王蓮霧
柏蘭芝
孫瑞穗
黃麗玲
張聖琳
陳怡玲
劉欣蓉
李金梅
辜倩蒂
劉昭吟

共同的困難？……於是，我們先從自己的經驗及友人的遭遇開始著手，它們分別是——

王蓮霧的〈想要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主要討論有別於上一世代藉由早婚來換取生活空間的新生代女工，她們也因經濟的自主或其他原因而大量加入單身行列；這一階層的女性所獲得的社會資源最少，是都市求生中為最艱苦的一群。

孫瑞穗的〈努力，能使妳美夢成真？〉

——以「自然美」的兩位美容師為例，述說都市服務業中的女性，在「生活」與「工作」空間結合的情況下，如何建立她們的女性情誼，而最後，又是如何地在主流社會制度化的安排下（如婚姻）被迫分離。

柏蘭芝的〈城市新貴族〉——講的是一個女作家及一女建築師的故事。雖堪稱為女「貴族」，然卻由於二者「求生訓練」之差異，導致二人的都市生活體驗有天壤之別。

古明君的〈塔裏的小女人〉——以一長住宿舍的女大學生的親身體驗，探討大學中女生宿舍在空間規劃、制度設計、意識形態的塑造等各方面，究竟如何地扮演著性別（女性）角色的再生產功能。

黃麗玲的〈單身女子流動床〉——以一隻北上求學的女學生為例，鉅細靡遺地紀錄其在「雅房出租限女性」的紅條子生涯中「游牧」；並進一步突顯「租屋」生活的無保障，以及在「女人國」中彼此相互監視而無法相互幫助的困境。

張聖琳的〈小心釋放女兒心——從「單身女貴族」到「粗婆女郎」(Super Lady)



(攝影/李定陸)

——更加徹底地拆解「貴族」神話，直指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核心。

婦女與都市的相關議題，除了「住」之外尚有許多，如：休閒、醫療……等，選擇「居住」問題只是一個開始。此外，像這樣姊妹們集體工作討論（Team-work）的經驗，倒有幾點頗值一提：

(1) 在議題的選擇上，我們不採取傳統都市社會學討論都市問題從「人口遷移」、「都市生活適應」、「人口高密度與社會病態關係」……等抽象問題著手，而是直接揭示性別差異，以「女性本位」看居住問題。

(2) 在經驗蒐集的過程中，捨棄社會學的

計量方法，抽取毫不相干的女性作數字的統計整理，而是透過本身或人際網絡，以深入訪談的方式，從女性的生活經驗出發並忠實記錄她（我）們的困難與需求。

(3) 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對象之一。參與訪談的人大部分是單身，其中包括女性空間規劃專業者、女學生、女上班族……等，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皆企圖在「女性的認同」上找尋連結點。

以上的製作方式也許是日後值得採行的方式，因為它使得區隔在不同社會角落中的女人可以互相瞭解、互相幫助。它的確不是某某知名女星高潮迭起的遭遇，然而卻是發生在妳我身上最真實的故事。

想要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這一群離鄉背井到都市謀職的低階單身女性，所得不高、工作條件低劣、居住品質差，在社會資源分配上是最受忽視的。

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得大多數女性多半以看電視為主要休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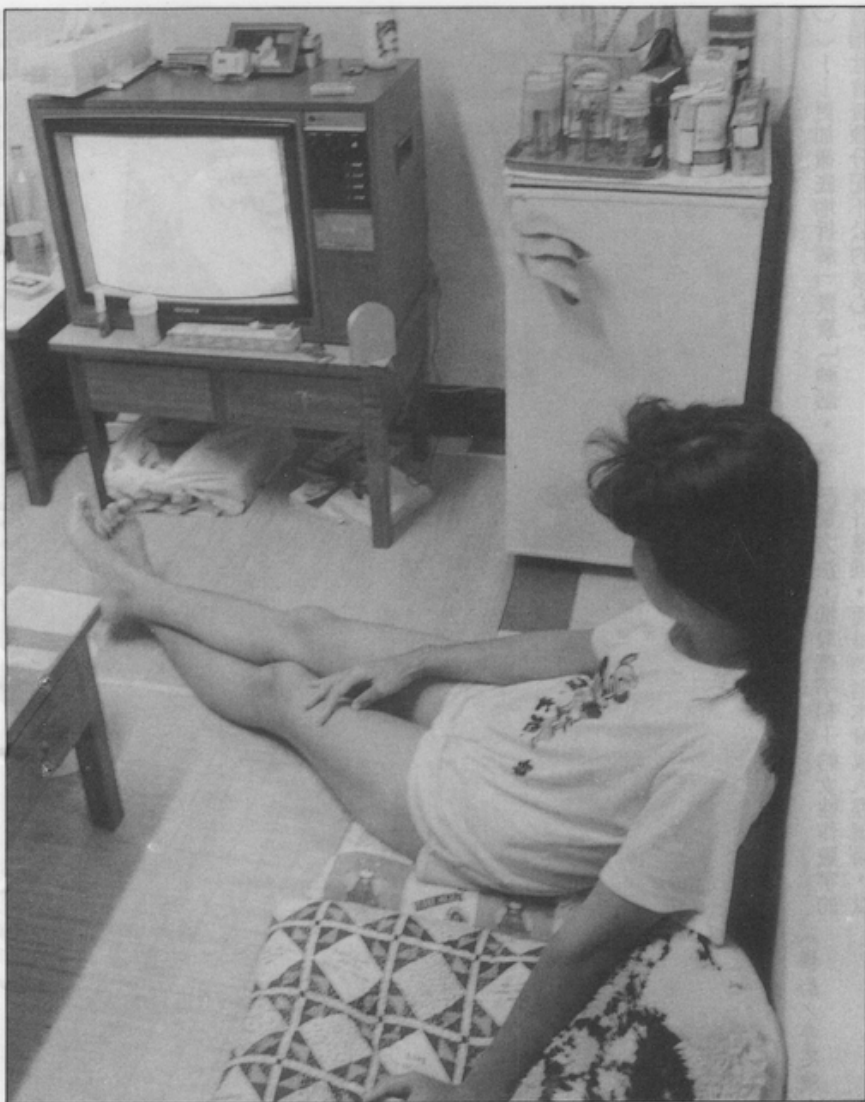
(攝影/李秀純)

王蓮霧

龐大的社會資源集中於都會區，使得勞動力人口也從各個鄉鎮向都市集中。這群城鄉移民填補了城市服務業的大量勞動力需求。許多剛從初中、高中畢業的年輕女孩加入了這股移民的行列，並充當了低層工作人員的主要來源。她們在都市的生活中，除了找工作之外，「住」可說是她們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看不见」的低階女性？

在社會開始注意單身女性居住問題之際，我們發現，這個問題不但僅被當做整個住宅需求的附帶問題被提及之外，對於單身女性因居住而引發的種種社會面向也未深入探討，更且，這些被照顧到的單身女性，也僅限於可支付近一萬房租的中高薪資所得的白領族群，對於廣大城鄉移民的工人階級顯然無意也無力注意。這群不被重視的低階層單身女性（藍領及低階白領）不但所得不高，工作條件低劣，在父系社會資源的分配上幾乎是最被忽視的。她們以工廠女工、百貨公司售貨、收銀



小姐、公司或餐廳的會計、小妹等等以女性為主的低薪資工作為多，月薪一萬到一萬三左右，她們在工作場所中因同事多以同性為主，較少有交男友機會，生活圈子單而狹窄。由於薪資收入低，大多又需支付家庭開支，能自由支配的餘錢不多，因此生活上很精打細算。生活條件比不上中高收入的單身上班族，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也較不苛刻。她們有的住在工廠或公司宿舍，有的就在工作地點附近或便宜的區域租房子。因為找房子相當困難，能找到並且負擔的起的也是條件較差的，因此她們租的房子大多是以木板隔間的雅房出租式，每間租金二千到三千左右，一人一小間，共用浴廁，無廚房、餐廳，空間不但窄小，且大多無會客待客或娛樂的空間。同住者很少來往，也談不上互相照顧。

在這樣簡單又節省的生活中心，她們面臨的問題，除了經濟上的限制，無法從事高消費外，居住品質差，休閒活動（相對於經濟能力）很貧乏，生活上沒有太多交友機會，也沒有場所能從事社交活動。

小而溫暖的家

我所認識的四個女孩子——阿寶、阿珍、美華、秀玉，就是典型由鄉村到都市工作的單身女性。她們原來在同一間紡織工廠工作，兩年前，工廠關門，她們也紛紛轉業，現在二個仍留在製造業，另外二個則轉至服務業。搬離工廠宿舍後，她們因為朋友介紹在原工廠附近找到了一個三層小公寓的二樓正要出租，於是四人合力租下了這個每月房租六千元，十六坪大的住家空間。房子雖不大，但有客廳、廚房、

（攝影／李秀純）
小小的客廳承載著室友們跟朋友相聚的歡笑



浴廁以及二個房間。四人協議之下保留了客廳，沒有將它隔成第三個臥房，臥房則兩人共用一間。這個保留下來的客廳日後發揮了極大的功能，它不但成了四人會客、娛樂的空間，也提供了她們的朋友們一個理想的下班聚會處。同時也節省了每個人在家電上的花費，她們只需購買一個小冰箱、電視、熱水瓶和收錄音機，而不必每個房間裡購置一套。

阿寶，是四人之中最年長的，她在工廠做了十多年，紡織廠關門後，她又去了電子工廠。她的朋友大多是工廠裡的女同事，下班後，她們很喜歡來找她，可能是工作環境的關係，一直沒有機會交到合意的

男朋友。平常日子，除了這些女朋友來找她聊天、串門子外，很少有其他娛樂。前幾年，她哥哥做生意失敗了，倒了一堆債，大部份都由阿寶靠加班，以及過去的積蓄所償還。那一陣子，她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在夜市賣鞋子，一天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她看起來很年輕，長得很秀氣，但生活中的滄桑已把她的身體磨得露出老態。

在這個四人的小家裏，阿寶擔任了母親的角色，做飯、付水電費、房租、管帳，都是她在負責。她的人際關係最好，家中大小紛爭，她都能主持公道，雖然常常是她默默的把錢付了，把家事做了，但也保持了家裏的一團和氣。

阿寶總遺憾以前沒有機會好好唸書，很想有機會多充實自己，至少可以找個好一點的工作，或在工作上有所升遷的機會，但一則工作使她沒時間，二則她也沒有什麼管道可以進修，於是這個想法也止於想想和說說了。

阿珍，初中畢業後，就一個人離開屏東到台北工作，因此和父母家人相處時間並不長。她個性獨立，有些孤僻，喜怒哀樂較不形於色，和人不是很易相處，但一旦要好，就是無話不談的好友。她和阿寶就是這樣的朋友，她們兩人住在前面的小房間，阿珍家裏的事，只有阿寶最清楚，她們像母女，又像姊妹。

聽音樂、看電視、打球是她最愛做的事，她很少逛街，對買東西很謹慎，很少買，但都買耐用的。工廠關門後，只有她和阿寶再去工廠工作，她去了另一家電子工廠，和阿寶做的那家電子工廠只相距五分

鐘路程。她不想做服務業，因為得和許多不認識的人打交道，而且收入也不會多多少。

美華，初中畢業就由台東到台北，以建教生名義進入工廠做工，做了八年之久。去年開始，她在一家百貨公司當收銀員。她的家境比較好，平時喜歡做新潮打扮，比較活潑而且社交能力強。她是唯一有男朋友的，她有一個相交多年的男友去年去了美國，因此平時主要和女同事來往。

阿寶不在家時，就是美華喜歡做饭。她因對人講求禮貌，很懂得和鄰居、朋友相處，因此頗得人緣。她和秀玉住在後面的大房間裏，她的衣服擺滿了一個大衣櫥還不夠，平時就愛買漂亮衣服和首飾，但因為她懂得記帳，所以也存了一些錢。

秀玉，是四人中年紀最小，但經濟壓力最大的。她是家中長女，每月需寄一萬元回雲林家裏，因此工作對她非常重要。她

專題2

塔裡的小女人

高築的圍牆、牆上的鐵絲網、永遠深鎖的大門……
重重關卡讓住在宿舍的女學生，
成了童話故事中鎖在塔頂的公主。

許多由外地到台北求學的大學女生，由於台北一屋難求，加上各種性暴力事件的

離開工廠的第二天就在一個小店裏當會計，一年後也進了美華工作的百貨公司當收銀員。工作種類、工作時間她都不太挑剔，但收入的多寡比較重要。只要不上班，她都在家做手工，幾乎天天她手上都有不同的手工在做。

她原本有一個男朋友，對她很不好，但分手時，秀玉也難過了好多天。雖然她的經濟能力不好，以前每逢男友過生日，她都會花好幾千元買名牌衣服送他。但她對自己很苛刻，很少買衣服，吃飯也很省，對現狀的牢騷最少，個性非常耿直、憨厚。她和阿寶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每星期都一定要去廟裏拜拜。

在陌生的都市築巢

這樣四個不同的女孩子，來到台北努力的生活，她們彼此互相照顧，成就了一個屬於她們的溫暖的小家。二坪大的小客廳

悚人聽聞，多半住進學校的女生宿舍。這些學生數量之多，可從某些學校女生宿舍

，承載了許多她們和朋友看電視、吃火鍋的歡笑，也成為一些離鄉北上的女孩子借住的地方。

她們的運氣算是比較好的，租屋時因為有朋友幫忙，沒有遇到太大困難。但當初租屋時為了住的人數過多，房東也曾面有難色。像這樣一個住的方式，比一般人一人一單位的雅房出租，不論在安全上，情感交流上以及公共空間的提供上都強過許多。實在是一個可供參考的方式。

這一大群離家北上謀職的女孩子，她們要求雖然不多，聲音也不大，但不表示她們沒有迫切的住的需要。我們希望政府及有關單位不但能正視各階層單身女性住的問題，更能多參考一些好的實例，讓這群離家的女孩子，在陌生的環境裡，除了寄望結了婚共築個人愛的小窩之外，也能有機會在同性間組成一個互相照顧的「家庭」。

不足時抽籤排隊的長龍可以想見。這些女生宿舍保衛女生的措施，除了男賓止步外

古明君

，部分學校訪客還必須（不論男女）登記，由對講機使住宿女生確定訪客身份之後才能放行。高築的圍牆、牆上的鐵絲網、永遠深鎖的大門……重重關卡讓住在裏面的女學生，成了童話故事中鎖在塔頂的公主。

圍牆、鐵窗構出的「安全」

再看看圍牆內，學生宿舍呆板的空間設計（每人一張床、書桌、缺乏隱密的私人空間及設計呆板的公共空間），在培養高級技術努力的大學中，只提供一塊供學生休息以備次日再進入教室學習的最低需求。而女生宿舍的鐵窗、圍牆和門禁，在「夜間安全」的理由下，往往無法真正保障學生的安全，反而卻剝奪了女學生夜生活的自由。

小惠，來自純樸的中部鄉下，住在女生宿舍中已經四年。當年考上台北的大學，家裏就以經濟和安全的理由，要第一次離家北上的她住學校宿舍。在台北人生地不熟的，既然對學校宿舍的情形一無所知，小惠便乖乖的搬進了宿舍。

十來坪的空間裏住了六個人，當有同學或朋友來訪時，總是覺得打擾了作息習慣不同的室友，有時班上同學下課過來坐坐，看到拉上了布帘的室友，也不好意思盡興多談；宿舍的交誼廳裏，就只是電視機前一排排的椅子，像候診室似的，無法讓住宿女生在這裏和朋友談些私人問題；加上宿舍沒有可以直接通話的電話，朋友來訪只能坐在床上低聲談心，種種不利的條件加起來，小惠總覺得像高中時的死黨、手帕交都沒有了。還沒交男朋友之前，

她下了課常常一個人去逛街，周末沒回家，就去看展覽、聽個演講，一方面是希望得到一些文化上的陶冶，另一方面也是不想這麼快回到冰冷的宿舍。

上了大三，功課忙加上交了男朋友，每天就是上課、唸書、和男友約會，然後趕十一點的門禁回宿舍。她的男友是同班同學，以前也常常一起唸書、寫作業，出去玩了幾次，就成為「班對」了。在大學生活中多一個人共度，還是蠻愉快的，在一起一年多左右，原來在甜蜜愉悅的愛情背後所隱藏的不安和矛盾，愈來愈令她感到不舒服，她覺得他總是在教她：作業該怎麼做、事情該怎麼處理；即使她認為可以獨力做好的事，他也要插手。最近她每在校園中或他住的地方約會時，都鬧得很不愉快，幾次提出要分手，男友總覺得她不成熟、不懂事，拿分手來要脅他，而她又無法在他房裏或校園裏把她的不舒服說清楚，結果總是他打了她，而她抽泣著不敢再多說。在這個陌生的都市裏，她不知道該向誰訴說她的問題。

隱藏在陌生空間中的性暴力

像小惠這樣由外地到台北唸書的女孩，她們在這個都市中獨自面對的，除了城鄉差異之外，還有隱藏在這個陌生空間中的性暴力。目前大學女生宿舍的設計，並沒有提供一個「家」，充其量只是讓學生休息以準備次日再進入教室學習的床、書桌，以及保護她貞操的圍牆、鐵門。宿舍中的女學生在每天忙碌的上課、唸書、作業、實驗之後，回到宿舍沒有任何宿舍的文化活動可以參與，除了排排坐看瓊瑤的連

（攝影／鄭美里）



續劇之外，頂多也只能和室友聊天或出去逛街。這群面對城鄉差距、企圖藉由參與都市生活及其文化活動來得到認同的學生，是無法由單調枯燥的宿舍生活滿足的。但是陌生的都市對女性而言，同時是充滿刺激和危險的，所以，這些女學生就和小

惠一樣，只能參加一些演講、展覽之類，似乎充滿了正當性的活動，在不冒冒險的情況下和都市發生互動。

儘管如此，大多數女學生的生活空間只限於宿舍和教室。在繁重的課業之後，回到鐵門和圍牆封閉的宿舍，十數坪大小的空間住了四到六個人，每個人擁有的只是一張床、桌子及衣櫃，私人空間只存在布帘拉上之後的被窩裏。在半封閉及缺乏私人空間的宿舍中，獨自面對陌生都市和繁重課業訓練的女學生，她們的緊張壓抑，在宿舍簡單而緊張的人際關係中表露無遺。我們觀察到女生宿舍公告欄中除了充

專題

滿上對下（學校告示學生）的公告外，學生自發的張貼全是潑婦式的漫罵，內容從內衣物失竊到使用廁所的公德心問題。更由於缺乏屬於自己的空間，女學生被迫必須暴露在陌生甚至充滿敵意的空間中，像小惠就必須在她男友的房間中，單獨面對愛情中的暴力。而這些問題並不是在十一點後，把女生鎖在宿舍就能解決。相反地，將運歸的「壞」女孩獨自留在無處可歸的台北深夜，以及將準時回到宿舍的「乖」女孩反鎖在宿舍內，除了讓個別的女學生單獨面對意外事件，或集體被關在對外隔絕，遇緊急事件（急病、性變態者騷擾

）求救不易的宿舍中，是否真能訓練女性學習保護自己的各種應變能力，更是令人懷疑。

由外地到台北求學的女學生，之所以多數希望住進學校興建的學生宿舍，正是希望在這樣集體生活的過程中，和別的女學生互相幫助而不懂是獨自去適應另一個生活。對此，除了興建更多女生宿舍以滿足外地學生住的需要之外，女生宿舍的管理應由女學生成立自治組織，使她們學習應變、保護自己的能力，同時女生宿舍更應提供一個「家」的設計，使女學生能有一個屬於宿舍和屬於女性的文化空間裏成長。

努力，能使妳美夢成真？

「努力能使妳美夢成真」是每個女孩共同分享的夢，然而打從租屋歷險開始，都市叢林的危機便不斷迎面襲來……

隨著八〇年代台灣「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勞動分工相較於前一「加速工業化」的階段已有鉅大的轉變，最顯著的莫過於都市服務業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龐大的就業市場需求加上「城市即天堂」的神話，一批批初自校園畢業的女性因在其家鄉找不到工作，便紛紛負笈離鄉前往都市就業。曾幾何時，不同於上一階段到工廠

廠房工作的女工，八〇年代末所謂的「單身女貴族」開始打扮得漂漂亮亮，換上整潔的制服，在乾淨明亮的空調室內上班；收入的確足以維持她們個人的生活再加上一點小小的、「奢侈的生活享受」。

單身貴族的難言之苦

然而，打從租屋歷險經驗開始，都市叢

林中的種種危險便以沛然莫敵之姿向她們迎面襲來。為了追求一點自我、一點獨立的機會，這些在都市中的異鄉女子，不再盲目地依賴婚姻，冀望它帶來爬升社會地位的利益，她們或者通過一般商品消費來滿足，或者咬著牙拼命賺錢只為了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在服務業高度專業與低度技術兩極化愈益強烈的情況下，想要

孫瑞穗

擁有一單身小套房過舒服日子並不容易，她們的收入一般只能住在資方提供的員工宿舍或與他人合租；「住」的問題諸如「是否穩定而不被房東趕？」、「與從未認識就住在一起的室友的關係如何？」……等等，都可能令這些所謂的「單身貴族」們有難言之苦。

張芸，廿二歲自綠島到台北求職，現在是「自然美」美容中心的美容師，也是一個正在都市叢林中的某一角落打拼的單身女子。因為故鄉的就業機會實在太少了，透過大哥的介紹，她來到台北的大同工廠當女工，並且住進女工宿舍。又窄又小的空間塞進來自八個不同故鄉的人，張芸爲了「保護自己」於是將自己「關」起來。就這樣，她的空間只剩下一張床。過了半年多，她離開大同到某私人診所當護士，晚上則到夜校進修，爲的是有更多獲得成功的「本錢」。這時，她搬進大哥家，但是大哥已經結婚，在小家庭的結構中她便成了「外人」；加上大哥的婚姻並不如她想像中幸福美滿，如此的經驗使她下定決心要好好賺錢養活自己，千萬不要依賴別人，甚至婚姻。

曾幾何時這個城市變了，她昔日的同事紛紛離開工廠，穿漂亮制服到城市中最繁華、消費人口最多的地方從事諸如服飾、美髮、美容……等行業。三年前她經由友人介紹進入現在的「自然美」。美容公司強調她們擁有溫柔、體貼、嫺淑、美麗……等等的「女性特質」，並且只要努力學習通過考試取得了證書，還可以自己出錢加盟開店當老板。接受了公司三個月的訓練之後，她與現在的老老板娘合夥開店並住

(攝影/李定陸)



在一起。

這是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間與工作室

與同事(另一美容師)合租了一層兩房一廳的小公寓，客廳當工作室，另外兩個房間則是她們的起居臥房。自此，她的工作與生活便合一了。她們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忙進忙出，一下子爲客人做臉，一有空檔就打掃門裏門外，看起來與家庭主

婦有些相近，不同的是，她們可以自己賺錢。由於客戶多爲女性，她幾乎完全活在「女人的世界」之中，每天與各種不同的女人分享她們的感情及抱怨；她的室友兼老板娘也成了她生活與工作最好的搭檔。可怕的是，每天十二小時漫長的工作時間，幾乎使得她們在每月只有兩天休假的日子裏，把僅有的戶外「休閒」也給省了下來。昔日想要自己掙錢買房子的心願，也在台北房價滿天高漲，而自己一點一滴攢下的積蓄再怎麼努力也追不上的情況下破滅殆盡。不過，從小到大，好像只有現在的生活是最穩定、最能掌握的了。「無論如何，我完全依賴我自己。」她說。

最近，這樣安定的日子因爲另一室友即將結婚的訊息而出現危機。過去「住」的不愉快的經驗，一股腦兒衝上來。房價她付不起，勢必再找一位室友，而未來的室友又是什麼樣子，會不會不好相處？

冷酷的都市、熱切的夢

「努力，能使妳美夢成真！」是每一個離鄉背井的女孩子所共同分享的夢。張芸的經驗其實是大部分人的經驗。就「住」的經驗而言，這個城市所給與她的是一記又一記的迎頭痛擊。從「簡陋」的女工宿舍、「寄住」在大哥家裏，一直到目前即將面臨「新」室友的新環境……等，先不論她是否有「成功」——擁有自己房子的機會，她的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冷酷的城市卻毫不留情，毫無任何回饋與協助。

想在都市求生存而又不願仰賴婚姻的單身女性們，該是討價還價的時候了吧！

城市新貴派

在富有、個人主義及雅痞風尚的前提下，她們懂得花錢享受生活，在某種定義為自由的氛圍下，過著自在舒服的日子。

大部分的單身女性在經濟上雖可自保，但只有絕少數能衝破男性社會裏的種種關卡，在激烈的鬥爭中躍昇成為貴族。她們的成功證實了在男性社會的競爭標準下，她們擁有和男性同樣的實力，因此能和男性平起平坐。在富有、個人主義及雅痞風尚的前提下，她們懂得花錢享受生活，在某種定義為自由的氛圍下，過著自在舒服的日子。

獨居和單身貴族這個字眼是很相配的。不過，即使是獨立慣了的女性，選擇獨居還是比較少見。在台北市目前的房價與治安條件下，獨居的女性除了必須負擔一筆煩人的房屋開銷外，在找房子的過程以及日常居住上，也需要多一分勇氣和謹慎。一個在雜誌界工作的單身女性，收入雖然不算多，但工作了十幾年，小有積蓄，也算是個小小單身貴族。從當學生到入社會，住過宿舍、天主教女子公寓，一直在租房子與被房東趕，過怕了一天到晚搬家的日子。而她的工作比較自由，搖起筆桿就不分晝夜，據她講，不適合跟別人住在一起，於是，她動了買房子的念頭。

民國七十三年，房價還沒像今天這樣離譜，於是她到處看房子。起初是跟朋友一塊兒到新店玫瑰中國城，見環境不錯，就訂了一戶，但仔細想想，一個女孩子住在郊區，交通不便，自己既沒地理概念又不會開車，萬一出了一點事，朋友要來救還得跑那麼遠的路……越想越沒安全感，還是把房子退了，想在市區選一棟。看看去，最後看中了西門町獅子林大樓八樓的單身小套房，才七坪大，一進門是玻璃帷幕的牆，大片天空映入眼簾，樓下則是照來攘往的漢口街街景，覺得很有趣。因為坪數小，總價不高，就花了七十八萬買下了。

去拜訪這位朋友時，走在長長的走廊上，像是旅館似的兩排房間，我在微暗的燈光下找著房間號碼。應門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小廚房、一張床、一個梳粧台、衣櫥和電視。這個小空間，在她好不容易付清貸款時，已經達飽和狀態了。偏促的小空間，夠她一個人窩著，但却沒法讓她舒服地工作。現在她是坐在床上看書，在梳粧台寫字。而成箱的書則壓在床墊底下當

(攝影/李秀純)

柏蘭芝



床。前陣子她動了要換房子的念頭，但現在的房價，要換房子太不容易了。她希望找到一棟十七、八坪的小公寓，有個小書房可以安心地看書工作。但現在的房屋市場很少推出這樣小坪數的公寓，即使有，也是在貴得驚人的地段上。小小貴族負擔不起，免了大半個圈子，又回到了西門町這個鬧中取靜的小窩。無論如何，這個小空間是她住過最舒服的地方。

另一個朋友則是名副其實的單身貴族。她是個女建築師。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專業世界裏，毫無疑問地，她學到了那套做起事來就不要命的工作原則，並且成功了。現在，她不但收入頗豐，更因為建築的專業素養，因此對生活有著特別的品味。而且，她堅持要一個人享用。

相對於一般女孩子，她對住的品質、選擇房子的各種考慮、找房子的技巧都很能主動把握，自己的住所一部分也兼為工作

空間。目前，她獨自租用一層近四十坪的公寓，佈置得十分雅緻有品味。除客廳外，靠近餐廳的部分闢為工作間，放置繪圖桌，另有臥室、書房、儲藏室。一個人用一個大房子，用的怡然自在。她喜歡朋友來家裏聊天，但從不留朋友過夜。說到對未來的期望，她還說：「最好是立體的，有二、三層，可以跑上跑下。」「就算結婚，也最好夫婦各自有很大的空間，互相不要干擾。」她對一個人要擁有一個大空間的堅持態度，十足地表現了她的自我意識。

圓夢的路走得好好苦

一個女作家、一個女建築師，聽起來都是很浪漫的身份。我的作家朋友其實收入並不算多，她是在昂貴的租金以及屢次被房東趕的經驗下，決定自己買一棟小房子。但她對區位選擇、銀行貸款、簽約手續

等一竅不通，幸好是廣闊的人際關係幫上了忙。雖然她努力地讓單身的自己在台北擁有一個較穩當的家，但客觀條件：房價、交通、治安各種因素，使她圓夢的路走得好好辛苦。假使蝸牛運動道出了現代年輕人對居住問題的無奈和憤怒，在這裏，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更辛苦的女蝸牛。

女建築師是個雅痞貴族，她寧願租一個大房子享受生活，也懶得為了置產和驚人的房價賽跑。這個在自己家裏工作的專業者，屬於都市服務業中的上層階級。明朗的工作空間、溫馨的小餐廳和舒適的起居室，像是電影裏看到的場景。獨立、堅強的她，具備和成功男性一樣的優異特質。我們雖羨慕她的成功，卻也深深了解，像她這樣幸運的單身女性，真是鳳毛麟角。大多數的女孩子，也根本沒有這種可以成功的機會。

專題5

單身女子流動床

雅房分租是典型中、低收入的城市移民最常見的都市居住型態，

由於對象大多是年輕未婚女性，因此「性」便成爲一個特別的議題。

由於在一般房東的心目中，女孩子交份子較爲狹窄、單純，回家比較準時，愛

乾淨、守規矩（不會跟房東要求東、要求西，也不會賴掉房租或是搢不走）等緣故

，因此滿街寫著「雅房分租」的紅條子，有八成註明「限女性」，似乎以女人的身

黃麗玲

份要找到房子並不困難，但問題往往在租到房子後才開始呢。

分租的居住空間原本是一種室友關係高度互動的型態，但事實上很多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女人，却很少彼此照應、扶持，這固然是因為她們多數原就互不認識，而都市中工作形態、工作時間的分化及租屋人口的高度流動性也使她們無法培養長久的感情；價值觀的差異也是妨礙彼此溝通的原因之一。

另外，使得女人不去費心經營與女性室友的關係的原因還包括：現代女性在城市中雖然取得了經濟獨立權，但在感情上大多仍依賴男性，寄望婚姻能為自己帶來安全感，甚至藉由婚姻中男性優勢的社會地位，讓自己也得以爬昇。因此，「雅房分租」被看成過渡性的經驗而加以忽視。

「雅房分租」的對象多是年輕未婚的女性（已婚者，自然與丈夫、小孩同住；年紀稍長而又未婚的女性，由於工作資歷較久，如不是有積蓄打算購屋，就是未婚的社會壓力及對個人隱私的要求，而選擇獨自賃屋或與親人同住），因此在眾多女性室友之間，「性」成爲一個有趣且獨特的議題。因爲這個社會對女人的控制，在「性」的事務上表現得最爲明顯。女人都知道自己已經長大成人，有性的需要，但社會對處女的虛幻尊崇，又使得她們常常得在室友面前表現得像一個純真、對性沒有經驗，也不太好奇的女孩，以致於「性」變成室友彼此認識中的一個盲點，不僅遇到問題時，無法由同性朋友的意見尋求較好的解決方法，有時甚至對室友的交友關係還形成監視的作用。對性話題的躲避，

反映出女人對性的敬畏與恐懼，因此在全是女性的居住生態中，對性侵擾的疑慮較爲敏感，一有任何跡象，往往使她們不知所措，只好逃離。

都市叢林歷險記

以下要介紹的就是一個「雅房分租·限女性」的例子。

慧美，家住高雄，高中畢業後，北上就讀台大，開始了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及數次搬家經驗。在本文將詳加描述的此次居住經驗之前，她已經搬過兩次家，第一次獨身住在頂樓加蓋的房子，因爲電話使用不便，且不願積欠親友人情而搬家。第二次與兩個醫學院研究生合租景美的一層公寓，但因慧美參與學運頗爲投入，而學運



(攝影/李秀純)

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愛在夜晚開會（大部分學運份子都是男生，他們沒有「夜歸」的問題意識），景美地區又多陰暗的長巷，某日她深夜回家，幾乎遭到一名醉漢的騷擾，她回去大哭一場後，第二天便搬家了。然後就是這次女人國的居住經驗。

女人——男性價值的祭品？

其他四個室友都是上班族。秀瑛來自中部一個古樸的城鎮，在五人中，學歷較低溫柔、纖細，長的很美，但因父親非常重男輕女，她從小不受疼愛，而造成她缺乏安全感，對人、對環境較不信任的性格。她一方面努力要讓自己符合父權社會對好女人的要求，來換得寵愛；一方面身爲女人，她又必須以「性」作爲交換，因此，父權體制的雙重標準具體地落到她身上，造成她的矛盾和不安。她與一有婦之夫的關係令她情緒極不穩定，常在浴室嚎啕大哭，發洩情緒，但她又深怕被室友看出她不是處女，或者批評她是蕩婦。從秀瑛身上，我們看到在父權社會下，女人爲尋求男人認同而有的悲慘命運。

明芳率性浪漫，有一美國籍男友。她能幹，在廣告公司担任文案企劃，是個有自信、有女強人潛力、言行一致、不隱瞞自己的人。她與秀瑛住在同一個房間內，因生活習慣不同（分租型態常見的問題），兩人時有爭吵。

阿珊是年齡較長（當時廿七歲），也是唯一男女感情保持空白的。她的肢體有些障礙，但不宿命，努力要超越身體的障礙，她很喜歡跟別人分享生命經驗，曾當過張老師義工。她在性方面較爲保守。

君君是超級乖寶寶，有一個台大研究所的男友，志願是當個稱職的家庭主婦，她沈醉在自己與男友的世界裏，很少主動與他人溝通。

除了慧美因為離學校近之外，古亭區離其他四個人上班地點還頗有一段距離。但因古亭區是文教區，環境、治安比較好，所以她們不約而同奔赴到此。然而從以後一些事看來，這個城市對女人充滿了敵意，古亭區也不見得例外。

這五個女人住在一起，過了一段雖有小吵，但大致上還好的生活。在公共事務的分配上，慧美負責修水管、窗子、門、電話，必要時，也負責與房東吵架；而阿珊則經常在督促大家把家務做好，她喜歡用道理規勸人，及暗示慧美年紀太小，不該與男友做「壞事」；秀瑛常常因為心情鬱悶，便担任不必要的看家工作。四個有男友的女孩，只有慧美常帶男友回家，其他女孩則到男友住處。除了明芳與慧美常常拿性當話題或是說黃色笑話之外，其他女孩都絕口不提，彷彿生活中沒有這一回事，但是她們又很喜歡裝成在做別的事的樣子，直著耳朵聽她們說話。

性侵擾的恐懼

除了吃宵夜的時間，她們很少產生團結一致的氣氛。但是後來的這件事却使她們提心吊膽，而被迫團結起來和房東抗爭。這其實是很多外宿的女孩子碰過的事，那就是——內衣內褲全丟了！更令她們害怕的是，那是在屋子裏掉的。她們房子的隔壁住的是一戶分租的男學生。二戶交界處的鐵門壞了，房東不肯修，而且從前將內



(攝影／鄭美里)

衣褲晾在陽台時，從沒掉過，現在卻掉了，會不會是來了不明的、有變態心理的男子？或者會不會是附近任何一家住戶的男子，甚至會不會就是房東本身（他長得色眯眯的，而且堅持房子只租給女生）？對於生活領域被侵擾的恐懼（尤其是內衣內褲——性的聯想），讓她們坐立難安。她們首次團結起來，要求房東修理好房子，嚴格管理出入口（也許這樣下次便可以比較容易確定是不是房東幹的）。但房東永遠是占優勢的，他一再拖延。

過了幾天，慧美又遇上上一件事，而使她迅速搬出。雖然這個城市到處都潛伏著不安與恐懼，但她想儘量讓這種「感覺」遠

一點——她親眼目睹對樓的女孩子跳樓自殺，跌落在自己面前。

慧美搬走之後，其他女孩也都跟著搬走了，但是她們沒有相約要再住在一起。或許，大家都在期待找到更好的室友，但是，有些事情却不是找了不同的室友便可以改變的。因為事實上，「雅房分租」是典型中、低收入的城鄉移民最常見的都市居住型態，而從女性互相扶助的角度來看，這是打破主流社會對女性隔離的好機會。如果分租雅房的女性能放棄對其他女人的成見的話，一個分工細緻、相互扶持的女人連線將會漸漸成形。

專題 6

小心輕放女兒心

「單身女貴族」正以其鮮活的意象，蠱惑著每顆含苞待放的少女心，然而女性在都市中的居住環境卻不曾因此而改善，那麼所謂的「單身女貴族」如果不是少女漫畫，就是社會謊言了。

張聖琳

就像經濟起飛，加工出口區設立時的「女工瓊瑤夢」一樣，都市化與服務業興起的今天，「單身女貴族」這個鮮活的意象，蠱惑著每一朵八〇年代含苞待放的少女心。亮麗的外表、幹練的行動、獨立的生活與浪漫的爱情，也逐漸取代了小鳥依人、宜室宜家之類的傳統婦德，成為時代女性的新典範。也許，我們可以在五光十色的意識形態宣傳戰中，心平氣和地分析一下，初入社會的年輕女性是否真能順理成章地成爲所謂的「單身女貴族」。

首先，若就實質經濟的角度而論，既然單身女貴族乃八〇年代末之大勢所趨，那麼算清楚「女貴族」的日常消費也就成爲每位年輕女性，在踏入社會前的家庭作業了！如果把（表一）食、衣、住、行、育樂各項中的最低消費加起來，我們發現，兩到三萬的月薪可謂是邁入女貴族的起階。至於此數以下未婚的服務業女性與工廠內的勞動姐妹，當然沒有人敢否認你的「單身」，只是也沒有人會承認你是「貴族」。如果你更希望自己是位人人羨慕的



（攝影／李秀純）

女設計師或女記者，那就得精打細算地看緊荷包，以添購適當的行頭裝點門面。別忘了每天「吃菠菜」，讓自己百病不生，否則額外的醫療費一定讓你吃不消。而且，切勿賴床，免得要花錢趕計程車。至於存錢買房子，那是上個時代的老觀念，現在別傻了！

單身女貴族的幻象

其次，再從心理與情感的觀點分析，以一九八八年的統計資料為例，一百五十萬的女性求職遷徙人口中，保守估計，未婚女性約佔五分之一（三十萬左右）。甫入社會的年輕女性，如何面對偌大的都市，適應陌生的人際關係，是一個老生常談但又永遠無解的大難題。「單身女貴族」却以獨立思考、敢愛敢恨的新作風，巧妙地為屬於這個年代的新女性們另闢蹊徑。婚姻、家庭、性與愛彷彿只存乎一己雲那的激情。生活中充滿了「一場遊戲一場夢」的驚訝，與「其實你不懂我的心」的歎息。然而在「單身女貴族」這個新典範竄升的同時，我們同時發現色情氾濫、性暴力、離婚、毆妻、離婚……各類傷害女性至深、固有的事件也正在持續地擴展著。它們的新勢力讓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單身女貴族」只是未婚女性欺騙自己的幻象嗎？或者「單身女貴族」只是社會不能解決兩性問題的新託辭呢？果真如此，我們不禁想說：可惜啊可惜，怎麼會是這樣的結局？非法墮胎、未婚媽媽，以及單親家庭到底是個人的責任還是社會的問題？夜歸的恐懼、獨居的無助與生活的壓力，又豈該是每個女孩關起門來和淚拭嚴妝，獨自面

對的困境！

少女漫畫或社會謊言？

最後，我們乾脆打破沙鍋問到底；到底這三十萬的單身職業婦女中，生活無虞、情感無憂的「單身女貴族」，究竟占有多少百分比？蛋頭學者們當然會說，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然而，從主計處的統計中却可發現，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少女，因為租屋與居住環境不理想的問題不斷遷徙，遷成為搬家族中的十三妹！我們在與近百位廿至卅歲單身女孩交往的訪談中更發現：性暴力、夜間治安與獨居時的恐懼，根本是普遍存在的隱憂。這樣的憂慮像一層隱形的金鐘罩，阻礙她們伸展生活的觸角，到達好奇的角落。就拿居住的問題來說，大部分的單身女孩以其微薄的收入，很難找到物美價廉又安全的獨居套房。對於一般女孩而言，全套小家電，室內設計個性化，出入有車代步的「單身女貴族」意象，若不是少女漫畫，就是社會謊言。

八〇年代已經結束，然而都市婦女在城市中的居住環境與社交活動，並沒有因為「單身女貴族」的誕升而呈現安和樂利的新局面。夜間公車、單身女子公寓彷彿只是「中心地區」的居民稍可分享的微薄福利。社會局除了在施政計劃中考慮「輔導婦女成立婦女社會服務團」之外，似乎鮮少考慮婦女也應被社會所服務。「單身女貴族」這個美麗的幻影，掩不住一年只提供七、八十個單身女子床位的事實，更擋不住夜歸女子強暴案件的爆發。如果在國家資源分配總體的考慮中不能小心輕放少女心，那麼，我們乾脆塑造另一個年輕女

性的新形象——「粗婆女郎」(Super Lady)，去要回她(我)們原本該有的。

表一：單身女貴族每月基本消費平均表(單位：新台幣·元)
(平均：20000 ~ 30000 元/月)

	居住 (租屋)	餐 飲	休 閒 娛 樂	醫 療 保 健
平均	10000 ~ 15000 (元/月)	150 ~ 200 元/日 4500 ~ 6000 元/月	約 4000 元/月	約 1000 元/月
備註	敦化南北路：1500 ~ 2000 元/坪 信義路：1000 ~ 1200 元/坪 公館：650 ~ 800 元/坪 西門町：600 ~ 700 元/坪 北投：400 ~ 500 元/坪 木柵：300 元/坪	僅正餐，不含零食或 消夜	電影：130 ~ 150 元/場 MTV：200 ~ 400 元/場 DISCO：300 ~ 400 元/場 文化欣賞：200 ~ 400 元/場 風格服飾：1000 ~ 3000 元/套 品味消費：2000 ~ 4000 元/月	僅勞保保費、不含診 療費
行的方面，由於有車階級與公車族之需求相距懸殊，固本表只能粗估每月交通費約在 1000 元至 4000 元之間。				

在貧窮中匍匐的大陸農村姐妹

大陸婦女分層研究(一)

李小江著 顧燕翎摘錄



編按：本文摘錄自鄭州大學婦女學研究中心李小江教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發表在香港「華語地區婦女研究會議」的論文。本刊繼上月大陸婦女專輯之後，特刊出本文以便對大陸婦女有較全盤的了解。因文長，本期先刊出有關農村婦女的部分，下期再刊出城鎮女工與知識婦女的部分。



總體狀況

據一九八二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一九八七年全國千分之一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

女性人口總數：	一九八二 四億九千二百卅一萬人	占人口總數 四八·四八%
	一九八五 五億零五百廿一萬人	占人口總數 四八·三三%

其中地區分布(一九八二)

城市	六千九百九十六萬人	占女性總數 一四·三%
鄉鎮	二千八百卅二萬人	五·八%
農村	三千九百零卅四萬人	七九·九%

其中文化程度分布(一九八二)

文盲和半文盲	一億八千零七十六萬人	三七·二三%
小學	一億四千七百六十五萬人	三〇·四一%
初中	一億零八百廿七萬人	二二·三〇%
高中	四千六百六十六萬人	九·六一%
大學	二百一十八萬人	〇·四五%



以上數據因時間差不盡精確，但已經可以從中看出中國婦女一些基本狀況：

- (1) 農業女性人口居多；
- (2) 文化素質過低；
- (3) 非勞動年齡女性人口近半。

根據以上數據，是否可以做出以量代質的結論？是否可以以農村婦女狀況涵蓋中國婦女基本性質？這是我們曾經做出而許多外國人正在做的結論——它是錯誤的！要做出正確結論，必須對中國婦女現狀做出合乎實際的分層研究。

以職業性質和個人素質為基準，可將中國婦女（主要是成年婦女）分為三個層次：農村婦女、城鎮女工和知識婦女——這三個社會層面上的婦女生活狀況有很大差距。

解放三十多年來，我國農村婦女的基本狀況仍然可以用兩個詞概括：貧困、愚昧。人數眾多的農村婦女雖然在法律上享有和男子一樣、和城市婦女同樣的社會權利

，但受生活條件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受用這份權利。擺脫封建家庭的束縛、參加土地勞動的農婦，較之解放前，在精神面貌和思想覺悟上的確大有改觀，但卻一直沒有從落後愚昧的生存困境中解脫出來，更不必奢談什麼自我發展和個人價值的充分實現。

土地的束縛

貧困和愚昧在中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而在城市戶籍人口的嚴格控制下，農民難以走出自己的土地。結果是，在封建世襲等級永遠廢除以後，農民似乎又成爲一個特殊的世襲等級。除了從軍或進城讀書，絕大多數農民緊緊束縛在祖宗傳下的土地上。

中國農村婦女雖然在數量上很大，幾乎占女性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但她們在社會發展中呈受動性質；也可以說，她們的現狀，不但不能代表中國婦女發展的方向，而且恰恰相反，數量龐大和貧困愚昧的滯重，正掣肘着中國婦女前進的步伐和爭取解放的實際進程。

嚴格地講，中國農村婦女問題不單純是婦女問題，它主要是社會問題。一旦農村普遍存在的溫飽問題和教育問題得到解決，眼下所謂的農村婦女問題大多迎刃而解。

目前，農村改革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農民單純「受動」的被动局面。原來將農民死死束縛在土地上、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市戶籍制和終生職業制，如今恰恰成爲廣大農民無需拋棄的包袱，使他們在板結已久的中國大

地上成爲如魚得水的活力源泉。

中國改革中，最無思想包袱的是農民，最無既得利益制約的是農民，因此，最早行動、動作最快的也是農民。除了貧困，他們再沒有作什麼可丟棄的。作爲一個人數眾多的群體，却像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即使是在沒有長遠規劃、沒有預定目標、沒有統一理論指導的情況下普遍動作起來，也不至造成牽一動百的社會負反饋。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和「非就業性質」的農民群體，原是相對地游離於社會體制之外的。一旦政策鬆動，他們便很快從土地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在一個近乎板結的社會結構中找到了縫隙，遊刃活躍其中。他們是全社會經濟改革的先行者、最直接的經濟受益者，並且成爲打破板結的農村經濟和社會板塊結構的酵素。

蔚藍的商品之花

十年來（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農村在改革中已經發生了大的變化。「家庭承包」、「包產到戶」實則是一種變相的所有制改革（它比企業承包走得更遠）。它將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的自主權交給每一戶農民，進一步促成多種經營、聯營、甚至土地兼併，使得貧瘠的黃土地上開出了「蔚藍色的」商品之花——但它不是農業經濟的自然之花，而是城市商品經濟發育不全的結果；因此，一開始就帶有很大的投機性。我們眼下所談的農村改革也是外向的。它的「外」，却主要針對國內城市市場。只要認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所謂農村改革，並沒有帶來農業生產方式

的根本性變革，它不過是鬆動了人與土地的關係：一方面將一批世代相襲的農業人口遣入城市（如外出打工、基建隊），一方面則將一些農業產品直接變成商品（如各類專業戶、鄉鎮企業），從而改變了農村的單一經濟結構。農村婦女也正是在這兩個方面做出了自己積極的反應。

我們看到，如此大潮中，一批批年輕的農村姑娘也背井離鄉，主動到大城市去尋找生機。最早動作的，是進城的小保姆，她們「在都市中踏出一條鄉間小路」。但大多小保姆一旦出門便不思返，將進城當保姆看作改變自己命運的重要捷徑。她們或在城市結婚安家，或請雇主幫助安排工作，或結伙集資搞個體經營，決計切斷與土地的世襲聯繫。

除此，近年一些沿海新興的鄉鎮個體企業大批招收農工，如同當年英國早期紡織業的崛起，促使大批農村女青年進城。

村女進城的流向和性質與男性農民有所不同：一則是年輕，大多是未婚女性。二則是以個體為單位，不同于基建民工，是農村勞動力的群體輸出。三則是外出的目的不全為經濟利益，更多的是出於攀高求長、改變個人命運的考慮。因此，在結果上，也不同于流動外出的男性農民；她們大多以在城市安家就業為理想歸宿。一旦尋到這種歸宿，便不再是農婦，其性質便與城鎮女工趨同，於農村婦女現狀的改變無大干係了。

改變農村婦女現狀的中堅力量是已婚中、青年女性。因家室拖累，她們已無法徹底脫離鄉土。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環境，同時，也是為後代子孫的切身利益着想，

改變現有生存條件便成為她們的當務之急。目前，持守鄉土、勞動致富的主要生力軍是農村婦女。

當前農村中的婚姻家庭問題，主要是長期外出的男性農民重婚納妾；中青年農婦多重生產負擔過重。由此直接受到損害的仍是女性；前者是部分婦女被棄；後者是大批女童失學，以緩母親勞累。

嚴格說來，當前農村婦女問題實則不全是婦女解放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農村婦女成為當前農村經濟改革所派生出來的社會問題的直接承受者。應該怎麼辦？當然，治貧和治愚是兩條並行的出路。有了前者，便能自立；有了後者，便能自醒；前後之間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愚昧的負反饋正與致富的積極動作一同發生作用：商品經濟誘發的毒菌在愚昧的基礎上滋生，如部分女子甘願賣淫、棄學、早婚，其實是資本主義觀念和封建觀念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問題表現在婦女身上，又非婦女自己的力量所能解決，它理應由社會及政府協調處理

，却又恰恰出現在社會管理的死角、盲點，至今未能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如何是好？

好在廣大中、青年農村婦女已經在農村經濟活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們起初大多是為了改善家庭生活拚命勞動致富；丈夫外出打工的農婦，在家庭經濟中幾乎撐起了一個天——然而正是她們可能面臨被棄的命運。倘若有了經濟自立的能力，「被棄」不過意味着「婚變」，再不會重蹈「秦香蓮」的命運。而婚變的關鍵，即在從一而終的婚姻觀和傳統女性價值觀的改變，它將於無奈中改造農村婦女依賴男子的心理定勢，並在外力的脅迫下改善農村婦女滿足現狀、不求上進的愚昧狀態：為發展不得不求知！遺憾的是，這一切，即使是婦女力所能及，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一批被棄却又不能自立自新的婦女和一批被迫失學的女童，將無可挽回地被送上農村經濟改革的祭壇，以啓示廣大農村婦女自醒自強！



艾芙琳的抉擇

像鐘擺一般，她從一頭擺盪到另一頭，
兩頭都由男性把持，
他們各以不同的方式吞噬她、沉溺她……

美國歐戰文壇與大眾對峙

蘇芊玲

「艾芙琳」(EVELINE)是收錄在愛爾蘭小說家詹姆士·喬叟思的短篇故事集「都柏林人」(DUBLINER)的其中一篇。和其它故事比起來，「艾芙琳」似乎並沒有受到讀者或是批評家太多的注意。

「都柏林人」出版於一九一四年，而喬叟思更是本世紀備受推崇且影響深遠的現代文學的先驅。他的作品，幾十年來已有不少的批評家為文評論，即以最近二、三十年才興起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例，就有許多批評家針對喬叟思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做過精闢的探討及分析。然而，令人洩氣的是，他們大多認為，在喬叟思筆下的女性，不管是其性格的描寫、自我的認知、或是活動的空間，仍然是以男性的觀點出發，也因此，呈現出來的女性世界，不免仍是片面、狹隘而不公平的。究其原因，可能與當時都柏林令人窒息而閉塞的傳統有關，而連喬叟思都不免相當程度地受其影響而不自知。(註一)

然而，當我重讀這篇作品時，感覺却不似那麼悲觀，甚至還覺得喬叟思筆下的艾

芙琳，已經有了認清事實的能力，而毅然地做出了決定，儘管做了選擇之後的艾芙琳將要去何處，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比起許多女性(即使是現代女性)終其一生永遠無法看清自己的生命本體與周遭環境的關係比起來，至少艾芙琳已經做到了第一步。

「艾芙琳」描述的是女主角艾芙琳在決定與男友私奔的前夕，對自己過往的生活所做的一番省思。她之所以選擇私奔的主要原因，是要逃離自己受壓迫的、不快樂的生活。而這其中的主使者，是她那嚴酷、充滿男性暴力的父親。自從母親過世後，艾芙琳擔起了母親的責任，却處處得不到父親的歡心，他甚且變本加厲的一再威脅恐嚇她。即使她再努力，其結果也不免像那個窗上掛著「破舊的窗簾」，牆上懸著「泛黃的照片」的家一樣，再怎麼努力擦拭整理，仍然一天到晚布滿了灰塵。這裏，艾芙琳已經體認到了如果根本(其父親的淫威)不改，她的努力亦屬白費，而前途更無改善的可能。尤有甚者，母親終生受壓迫，受苦以至於瀕臨瘋狂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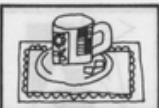
一再地出現在她的腦海中，使她預見了自已的命運。這樣的預示令她不寒而慄，不願再重覆母親的命運。

迷人的新世界

就在此時，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力量出現了。那個由遠方來的年輕水手法蘭克進入了她的生命。法蘭克的衣著打扮、談吐舉止，出入的場合在在顯示了與艾芙琳舊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情趣，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令她目眩、迷惑、神往。法蘭克追她、愛她，應允帶她到一個浪漫的充滿陽光的南國異地去開創屬於他們的新生活。

對亟欲掙脫舊生活的艾芙琳而言，這不啻是個大好的機會。因此，她也就一邊做著屬於她的「法蘭克太太」的美夢，一邊等待著開船時刻，期待美夢成真。

故事結局却大大的出人意料。艾芙琳如約到了碼頭和法蘭克碰面，當法蘭克牽著她的手，準備上船的時候，艾芙琳却感到無力、困惑及絕望。她內心的抗拒與法蘭克的牽引形成了極具戲劇張力的拉鋸。最後，艾芙琳把手一鬆，任憑法蘭克隨著人



潮被擠往前去，任憑法蘭克一聲聲焦急的呼喚，自己却動也不動地屹立在原地，蒼白著一張臉，像隻無助的動物，眼神中沒有愛，沒有道別，彷彿不認識法蘭克一般。

這樣的結局，當然會引起讀者強烈的好奇，而來探究她不走的原因。是因為責任感所趨，不忍拂逆母親臨終的託付呢？還是對於跨出這一大步心生畏怯而臨時變卦？在我以為，這是艾美琳在看清了自己原來生活的本質之後，再度認清了未來新生活的本質。法蘭克代表的雖然是與父親完全不同的典型，然而，當她仔細地回憶與法蘭克之間的交往時，在法蘭克帶她出入的各式場合中，她一面感到好奇與興奮，一面却也覺得自己的「格格不入」與「迷惑」。這樣的感覺終於令她悟出，儘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法蘭克的愛卻一樣如同海浪一般，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她襲來，使她暈眩、嘔心、嘔吐，而終至被淹沒。在這樣強勢的力量之下，她仍然沒有自己，仍然「連站都站不穩」。

在閱讀故事末尾碼頭的這一幕時，驚心動魄之餘，不禁為喬哀思的文筆深深折服，也為他所呈現的艾美琳的困境深感同情。艾美琳就像一支鐘擺一樣，從一頭擺盪到另一頭，兩頭却都由男性所把持，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吞噬她、沈溺她。她看出了這個事實，知道自己不管依附到那一頭，仍然不可能有自我的存在，仍然無法擁有真正的快樂。在父親的威權之下，她固然是隻被鞭答的困獸；在法蘭克的愛情中，她也不過是隻籠中鳥罷了。這樣的體認使她做出了決定，然而將來何去何從，仍是茫然。這個答案，我們無從由故事中得知，或許喬哀思也不可能提供吧！

「籠中鳥」與「殖民地」

由二十世紀初到現在二十世紀末，經過人類（尤其是女性）不斷的努力，今天的女性對於「何去何從」的問題，或許多多少少已有了答案，然而面臨的困境仍是不少。過去，文學作品中總以「籠中鳥」來

比喻婦女的處境，今天的女性主義者覺得比喻仍不夠貼切。女性的處境有甚於「籠中鳥」，更且是「殖民地」的情況。籠中鳥飛出樊籠之後，即能獲得自由，而殖民地的問題則更複雜、難解許多。（註二）放到性別的問題來看，如果只是「被統治者」（女性）極力地想要爭取自主、獨立，而統治者（男性）却仍昧於人類生而享有自由、快樂的權利，一味地以傳統、刻板、壓迫的強勢來對待女性，而無法體認到兩性應攜手共創屬於全人類的一種新的、合理的、更具人性的新文化的話，那麼，現代女性要走的路，還是漫長、艱苦而寂寞的。

註一：參考一九八八年由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所出版的

James Joyce 「The Augmented

Myth」一書。

註二：參考七十九年三月九日中國時報人

間版陳幼石「鳥籠和殖民地」一文

美國婦女運動與大眾傳播

編按：本文整理自五月廿六日本會女性學研究中心陸秀麗（Cherie S. Lewis）女士的演講，講者目前是政大新聞系客座教授。

陸秀麗主講
顧燕翎口譯
編輯部整理

美國的婦女運動主要可分為三個年代：

一八四〇、一九二〇及一九六六到一九九〇年代。

一八四〇年代的這波婦女運動，是少數

受過教育的婦女因為參加反對奴隸運動，到英國參加全世界反奴大會，為美國黑奴

爭取權益時，卻發現她們不能像其他男性

代表一樣參與會議，而必須待在樓上包廂做觀察員，因此而感到婦女地位的低落，

返回美國後發起的。

第二波婦運主要在爭取投票權。美國西部有一州很早就給婦女投票權，卻被聯邦政府認為是野蠻的行為，而受到處罰。因此一九二〇年代的這波婦運致力於爭取投票權，在取得投票權之後，失去運動的主要目標，沈寂了一段時期。

一九六六至一九九〇年，即最近的一次婦運，最早是因為婦女從參與爭取民權運動，感到婦女人權受忽視而發展出來的。

在婦運中有三種主要的流派：一是體制內的改革，希望從法律和制度上求改變，是從上到下的反對運動；二是分離主義，認為在體制內求改變很困難，不如開創自己的事業，例如婦女辦自己的報紙、成立自己的公司，也就是婦女自己團結起來，發展新的文化；第三種流派則認為要改變男女間的關係須從每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作改變開始，因此主張從教育著手，是從下到上的改革運動。

下面要談的是美國婦運團體如何運用大眾傳播媒體，以下將以電視為例。

向傳播媒體挑戰

在美國如果要從事廣播、電視事業必須先申請執照，而且這個執照每三年須審核、換發一次。婦運團體便發現如果她們對電視節目處理婦女的方式不滿，可以從威脅吊銷其執照上著手，這個策略也受到教會的支持。

婦女對電視節目的不滿，主要可以分成下列幾方面：節目內容、婦女形象、電視台在雇用上對婦女的不公平待遇，例如較重要的工作不給婦女做，認為婦女沒有能

力；在薪資、升遷上也不如男性。但像洛杉磯這樣的城市，從事媒體工作的人就有三萬多，其中有不少是婦女，因此婦女會直接受到電視台雇用政策的影響。那麼，婦女團體如何透過影響執照的發給來向電視挑戰呢？電視是投資非常龐大的事業，一旦執照被吊銷便失去經營機會，對財務影響很大，所以電視公司勢必要儘量設法保全其執照。婦女團體便透過對電視執照的挑戰來影響電視媒體。

一九六〇年一位白人女律師，生育後離職在家照顧孩子，平日到教會當義工，她的工作內容就是在密西西比州為黑人打官司，因為密西西比州有很多黑人，但電視仍由白人控制，她從一九六四年到六六年，最後終於打贏了官司，使該州電視台不再被白人壟斷。

美國全國婦女組織 N.O.W. 曾出版一個手冊，告訴人們如何進行這樣的訴訟。她們提出的主要問題是 1. 平等工作權 2. 節目內容 3. 民意調查，過去民意調查只訪問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發表意見，現在則針對一般民衆、低收入者、少數民族等，讓他們發表意見。

婦女團體企圖影響電視的這種作法，在大城市、小城市及中等城市的效果各不相同。小城市的電視台主管較友善，願與婦女溝通，了解婦女的好惡，以求改善；中等城市面對的阻撓也較小；而大城市的機構，覺得他們的舉止很容易被全國注意，如果屈服在婦女的壓力下，會很沒面子，所以婦女遇到的阻力較大。

雖然在婦女團體進行的十五件官司中，沒有一件使電視台執照被吊銷，但電視台

因官司威脅而被迫改善其態度，或提供婦女較多工作機會，在節目內容上也較注意改善。打官司雖然兩敗俱傷且所費不貲，但仍算是有效的。因為對電視台施壓使他們不得不改變，而民衆也有了表達意見的機會。

弱勢團體攜手合作

整體而言，婦女團體採取訴訟的效果，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結果。在美國西南部，婦女團體與墨西哥裔團體（成員多為男性）合作，雙方仍不習慣；在加州，婦女團體與亞裔團體合作，亞裔的老年男子不喜歡打官司，認為破壞和諧；在洛杉磯則黑人、墨裔、社會主義團體、共產主義團體、共和黨團體……等一起合作，總之各地情況互異。

在火奴魯魯，亞裔團體與婦女團體合作密切。一九八〇年的一個例子是較為成功的，由於女性員工所待遇太不平等，她們進行罷工，主動將其工作條件告訴婦女團體，由婦女團體幫助她們爭取權益，而夏威夷州長夫人也大力支持，結果幾乎使電視台失去執照。

這些訴訟案件花了很多錢，而電視台的改變也非出於自願。但對婦女而言，電視的改變仍是好結果，而且許多婦女原本是家庭主婦，因為抗爭經驗進而學習法律，成為律師，有的則對社區活動更為投入，婦女團體也從中獲得成就感。





女同性戀與女性主義的關係

——從瑞許到「我們之間」



(圖片為「我們之間」提供)

瑞許的《我們之間》(Between Women) 是美國第一部由女同性戀者所寫的自傳性小說。瑞許在書中探討了女同性戀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及她如何通過寫作來探索自己的身份和經驗。這本書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因為它挑戰了傳統的性別觀念和社會規範。

艾覺恩·瑞許 (Adrienne Rich) 是美國著名的女同性戀詩人、思想家及作家。在她眾多的作品——十二本詩集和三本論文集「血、麪包與詩」、「謊言、秘密和沈默」、「女人所生」中，她探討了在她生活和藝術中的社會及政治涵構，並檢驗了歷史與想像之間、道德與行為之間的關連。她毫不遲疑地暴露自己身為白種、猶太血統、女同性戀、美國公民所有的經驗和混亂。她更明白指出作為一個女人、詩人、女性主義者等各種角色的複合主體，她所感受到的經驗是體制建構出來的，並且這個體制時刻將它的作用，施加於每一個不同的女人身上。

我們之間

在她著作中一個重要的貢獻是提出「強迫性的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的概念。她指出一向被人不加檢驗，視為自然、天生、正常的異性戀，其實是透過各種巧妙的機制 (Institution) ——包括法律、宗教、經濟、道德……——來維繫的，它既非先天，而到後天也沒有自由選擇權，它是外加的、

強迫的。她用這個概念來剖析女人沒有權力 (disempower) 的根本原因，雖然觀點較激進，但鞭闢入理、一針見血。女同性戀的革命意義

一九七八年瑞許在美國婦女類的綜合性雜誌「Signs」上發表「強迫性的異性戀」一文，以「強迫性異性戀」一詞代替「父權體制」，對異性戀體制大加撻伐，並強調女同性戀在此體制中的革命性意義。此文一出，各種保守反動勢力紛至沓來。一九八二年，這篇文章收集入另一本書時，她特別加上前言，描述四年間保守力量反撲的情形，並自述撰寫該文的目的。

她說：「眾多的女性主義著作均刻意抹殺女同性戀的存在，這種刻意忽略不僅是反女同性戀，其結果亦同樣反女性主義，並且扭曲了異性戀女人的經驗。」瑞許寫這篇文章不是要擴大女同性戀與女性主義者之間的分歧，而是在鼓勵身為異性戀的女性主義者去檢視異性戀體制剝奪女人權力的精巧機制，並希望女人(包括同

瑞許提出「強迫性異性戀」的概念來剖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性戀和異性戀)均感受到女性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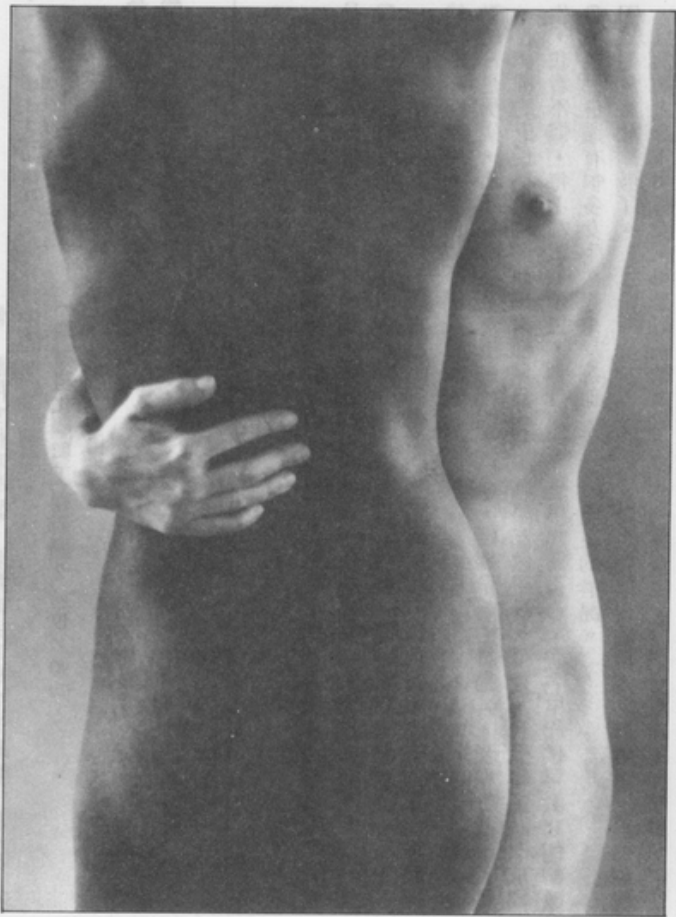
(women identification)和女性聯結(women bonding)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在異性戀經驗中,女性認同/女性聯結被壓抑的情形;更進一步了解到女同性戀不只是個人生活、情感的抉擇,在男尊女卑的異性戀體制中,女同性戀的存在和女同性戀的歷史本身即足以顛覆父權體制的種種神話。

瑞許也指出同樣是同性戀,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亦有不同:身為女人,女同性戀者在父系社會中缺乏經濟和社會的資源,而將男女同性戀等同看待,是抹殺女同性戀者作為女人、且是不依賴男人的女人,在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事實。瑞許的文章不僅尖銳地戳穿了美國異性戀女性主義者的盲點,也為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開闢了一片天地。

神聖化的異性戀體制

在台灣,對女同性戀的討論似乎「沒有必要」,因為女同性戀「根本不存在」(

(圖片為「我們之間」提供)



正確地說應該是不敢承認其存在),這種「不存在」無疑反映出在台灣這樣一個父系社會中異性戀的崇高合法地位。而即使台灣較前進的女性主義團體,對女同性戀議題也一直保持沈默。相較於男同性戀因愛滋病陰影而迫使社會承認其存在(雖然是以負面的方式),成為可公開討論的議題,女同性戀無疑是更被社會所摒棄、拒絕的。

事實上,女同性戀者在台灣不但具體存在,而且其中一部分人這幾年來也開始有了非正式的社交圈。但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多以非公開的方式生活,無法藉由團體方式聚集、尋求認同。而絕大多數女同

性戀者則更因資訊不足,連基本的社交生活都無緣參與,只有個別孤立地在與整個異性戀體制對抗,辛苦、無助甚至自我否定。最近一個女同性戀者的團體——「我們之間」悄悄萌芽了,希望藉由這個小組織的力量,大家互相肯定、鼓勵,為女同性戀者開闢一片自由的天地。

恰與瑞許所批評的美國女性主義團體一般,台灣的女性主義團體對女同性戀表現出不求甚解的態度可能更為嚴重。「我們之間」的誕生,使女性主義者必須去面對和思考這個議題,對台灣女性主義的發展勢必具有正面的意義和衝擊。

道格拉斯的女生有福了

張國珍譯

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道格拉斯學院一百名主修科學、數學的女學生遷入了一棟專為她們而設的宿舍大樓，這棟宿舍是依照一項為鼓勵主修數理的女學生「道格拉斯計畫」而設立的。

擁有三千三百名學生的道格拉斯學院，是美國最大的女子學院。這項計畫制訂於一九八六年，而這棟名為邦婷——寇伯的宿舍大樓，耗費近九十萬美元，在一九八九年秋季啓用，除了一百名在學學生之外，也是該校十名畢業生的家，她們在大樓內擔任指導員的工作，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為在學學生在專業課程方面解決難題。例如：卡羅在上學期便在每星期開一小時的徵積分輔導課，其它還有物理、統計等課程。

對這些畢業生的優惠措施，包括膳宿與兩千元獎學金，第二年除了獎學金增為四千元之外，並有參與組織活動和享有旅遊的權利。

本大樓是以兩位前教務長 Mary I. Bunting (1955-60), Jewel Plummer Cobb (1978) 命名。Bunting 現任瑞得克利學院院長；Cobb 則是加州州立大學校長。邦婷——寇伯大樓的成立，源自於早期對主修技能科女學生的支援計畫；早在一

九八七年就有十七位學生組成一個非正式團體，到一九八八年擴大為廿二位。

住在這棟宿舍的大部分都是一、二年級的學生，因為高年級的學生較喜歡住的離學校遠一點；不過也有一位四年級的學生，為了在最後一年享受這難得的經驗而搬進來住。對於一、二年級的學生而言，的確需要這樣一個家，提供幫助和鼓勵以應付繁重的課業。

住在這棟宿舍對有些學生滿不方便的，因為校區分布很廣，她們甚至得搭公車上學，渡過一條河，才能到科學和工程學系所在的校區；但好處也不少，像艾達就說：如果你微積分方面有解不開的難題，馬上可以走到隔壁問人。主修精神心理學的蘇根則表示，邦婷——寇伯給予的精神支持，使她對自己的選擇從不動搖！

除了住宿大樓外，道格拉斯計畫中還包括：學姐——學妹制，訪問女性科學家，參觀鄰近科學實驗機構，對女子高中的推廣計劃等。

(取材自化學與工程新聞 2/19/90)

男生、女生有差別嗎？

徐薇蕙



(攝影/何維民)

我覺得無論是男是女，都應該平等。但是課本上的圖畫很少有女生出現，像我的參考書上畫有五個人，其中只有一個女生，其他的都是男生。另外，課本上「古代的賢母」一課中，我真搞不懂為什麼賢母教的都是男生，而不是女生？

我們的班長是男生，他每次都欺負女生，我看不慣，每次都跟他頂撞，他就罵我，我們班還有很多女生都起來反抗他，因為他愈來愈驕傲了。

以前的人都重男輕女，可是以前的媽媽

也是女生啊！她們幹嘛重男輕女嘛？我想既要「重男輕女」，就應該打男生重一點，打女生輕一點才符其實啊！

記得以前一年級課本的第三課「誰起得早」這課中，有二句是寫「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忙打掃」，現在雖然改成媽媽早起做早操，可是，我覺得應該改成媽媽早起看書報，爸爸早起做早餐才能夠改變現在的情況。

我希望以後的課本、參考書、自修能畫多一點女生，我們女生才不會被欺負。

(石牌國小五年級)



大學女生

姐妹營

妳想了解女大學生的焦慮、定位嗎？
妳想認識貼心而能討論的夥伴嗎？
妳想了解自己、了解女人、女性主義及婦運的理想嗎？

婦女新知將於八月底、九月初舉辦為期四天三夜的「大學女生姐妹營」討論女性與文學、電影、空間、文化、歷史、音樂、藝術、性、政治、法律、社會及兩性等議題，以及父權文化對生活造成的影響。

這是一個兼具知性、感性、富創意而溫馨的營隊，如果妳對這個營隊有興趣，或願意參與營隊企劃、提供新鮮構想，請填妥以下資料，寄到：台北市博愛路1巷1號3F，我們將另行通知詳細的活動內容、時間、地點予妳。

姓名：_____ 電話：_____

連絡地址：_____

學校、系級：_____

願意參加活動？ 是 _____ 否 _____

願意參與構想？ 是 _____ 否 _____

婦女新知敬邀



別讓愛情沖昏頭

婚姻闖入者，當心！

尤美女

雅芳曾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懂得愛情的人，可是當她懷孕，志祥變心後，她的整個世界亦隨之搖晃……。

雅芳甫自大學畢業即進入一家貿易公司當秘書，老板志祥已婚，育有一子一女。志祥時常有意無意間在雅芳面前抱怨婚姻不幸，家有惡妻，苦不堪言。雅芳以一個純情少女，甚為同情志祥，不覺間以救世主姿態，解救志祥免於水深火熱之中。

一日，雅芳陪志祥去應酬，席間雅芳多喝了酒，在意識不甚清楚中志祥送雅芳回家。豈料，志祥竟將雅芳載至賓館。翌日，雅芳清醒過來，發現躺在賓館，身邊還躺著志祥，真不知如何是好。志祥為安撫雅芳，寫下切結書，願離婚娶雅芳，並願送一棟房子給雅芳。雅芳亦因而與志祥同居，直至雅芳發現懷孕，志祥要雅芳去墮胎，雅芳不肯，兩人鬧僵，志祥亦不再理會雅芳，雅芳該怎麼辦？

雅芳可否告志祥乘機姦淫罪？

刑法第二二五條第一項規定「對於婦女

乘其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情形，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謂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情形，是指因病、酒醉、意外事故受傷、熟睡等等狀態下，而無抗拒能力而言。

雅芳因酒醉而被志祥載至賓館，若雅芳已達不能抗拒的程度，則志祥可構成上開乘機姦淫罪。

但乘機姦淫罪係告訴乃論罪，雅芳若欲告訴，應於事情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告訴，否則雅芳不得再告訴。

又雅芳若欲告訴，亦應檢具證據，否則事過境遷，無法證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檢察官很難單憑雅芳之指訴而對志祥起訴。何況雅芳當初未去醫院檢查留存證據，亦未向警方報案，事後又與志祥同居，雅芳如何去證明當初是被乘機姦淫，恐甚困難！

雅芳可否告志祥不離婚違約？

志祥雖為安撫雅芳，寫下切結書，願離婚娶雅芳。但此種切結書違反了公序良俗

，無效。雅芳不得以志祥違約不離婚而請求損害賠償，更不得強迫志祥離婚。

雅芳可否請求志祥給付房子？

民法第四〇七條規定「以非經登記不得移轉之財產為贈與者，在未為移轉登記前，其贈與不生效力。」房子係屬不動產，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以房子為贈與，在房子未為移轉登記前，其贈與不生效力。

因此，志祥雖寫切結書，答應贈送雅芳一棟房子，但一直未辦移轉登記，因此志祥之贈與仍不生效力，雅芳仍未取得該房子之所有權。但依最高法院判例，志祥之贈與雖不生效力，但志祥與雅芳間之贈與契約已因意思合致而成立，志祥仍應受贈與契約之拘束，負有移轉登記使生贈與效力之義務。因此，雅芳可以起訴請求志祥辦理房子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志祥可否主張該贈與違反公序良俗無效？

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若志

祥之所以願意贈送房子給雅芳，係以雅芳與志祥同居為條件，則此種贈與契約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雅芳即不得依此贈與契約請求志祥辦理產權過戶。

但若志祥之所以贈送房子給雅芳，係因利用雅芳酒醉而遂行強暴，為免雅芳告他乘機姦淫罪而答應贈送一棟房子作為賠償，而非以雅芳與之同居為條件，則此種贈與契約仍合法成立，雅芳仍可請求志祥辦理產權過戶。

志祥可否撤銷其贈與？

民法第四〇八條規定，贈與物未交付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其一部已交付者，得將其未交付之部分撤銷之。」「前項規定，於立份字據之贈與，或為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而為贈與者，不適用。」換言之，若贈與契約未立有書面，則在贈與物未交付前，贈與人只要以意思表示通知對方即可將贈與撤銷。

志祥因立有切結書，因此屬立有字據之贈與，故志祥不得將贈與撤銷。

若志祥已將房子過戶給雅芳，嗣後可否訴請返還？

若志祥贈送房子給雅芳，係以雅芳與其同居為條件，現在雙方鬧僵，不再同居，志祥可否要求返還房子？實務上採否定說。因上開贈與契約違反公序良俗，具有不法性，應屬無效。但若贈與人已為給付者，構成不法原因給付，依民法第一八〇條第四款不得請求返還。

若志祥贈送房子係作為損害賠償，則當然不得再請求返還。

志祥的妻子可否告雅芳與志祥通姦？

刑法第二三九條規定「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志祥的妻子若握有實據，可告雅芳與志祥通姦。

因此，若雅芳逼急志祥，志祥可能來個犧牲打，將自己與雅芳同居的事實向妻子吐露，並提供證據給妻子，由妻子出面告雅芳與志祥通姦，然後再對志祥之部分撤回告訴，僅留雅芳部分起訴並判刑，進而對雅芳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依實務見解，不論財產上損害或精神上損害均可請求賠償。因此，雅芳將得不償失，賠了夫人又折兵！

雅芳一旦生下小孩，可否要求志祥認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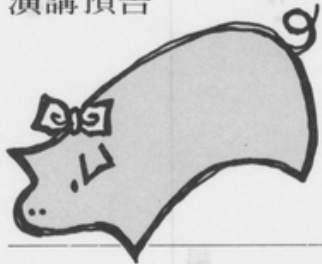
民法第一〇六七條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其生父認領為生父之子女：一、受胎期間生父與生母有同居之事實者。二、由生父所作之文書可證明其為生父者。……」前項請求權，非婚生子女自成年後二年間或生母及其他法定代理人自子女出生後七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只要雅芳證明得出與志祥同居之事實，則雅芳可自子女出生後七年間起訴請求志祥認領該小孩。

建議

目前社會風氣開放，許多見識未深的女性易淪為婚姻闖入者，若對自身權益不清楚，猶自認為婚姻救世主，最後受害最深的仍是自己，豈能不謹慎！

演講預告



講題：頭上綁了蝴蝶結的豬

主講：陳幼名女士《女性人》雜誌創辦人
加拿大艾德蒙大學中文系教授

日期：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兩點至五點

地點：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7樓
(長老教會總會 TEL:3625282)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TEL:3319363 • 3899730

(費用五十元，歡迎參加)



官太太的「婦女預算」？

專訪會計師張福淙

編輯部

因立法委員張博雅入閣而出缺的嘉義市立委席位，將於八月十八日辦理補選投票。參與競選的張福淙會計師，自婦女新知一九八七年成立基金會以來，即義務為本會擔任年度會計工作。在參選之前，本刊特別就社會福利及婦女預算等議題採訪張會計師，以下即為訪問摘要。

問：能不能請你先簡單地談談參選動機？

答：我的專業是會計師，會計師可說是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橋樑，這個職位使我深切體會到企業經營環境不良的癥結在於政治體制不合理，目前許多政策，法令都不適合人民的需要。立法院主要的職權在審查預算法案，其中一半以上的法案屬民生法案，需要豐富的財經素養，而目前立法院沒有會計專業出身的立委，因此在會計師界的支持下，我便參與這次競選。

問：五月底立法院在審查年度總預算時，弱勢團體曾經聯合發起「國家資源重分配運動」，並提出一份白皮書，其中列有對社會福利及婦女預算的主張，你的看法如何？

答：婦女團體參與「國家資源重分配運動」是很正確的作法，因為目前社會福利的預算佔總預算中很低的比例，而且也不是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例如僅有的婦女預算可能都被用到類似「反共婦女聯合

會」這類官方婦女團體的身上了。

依憲法規定，政府對婦女、兒童應予保護，但從目前編列的預算看來，政府對於婦女保障根本無政策、無計劃。

但我認為社會福利工作應該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在中央政府總預算中抗爭，是方向偏離了。然而目前縣市政府不能作好社福工作，最大的原因是本身沒有財源，因此根本的解決之道應從制度著手，也就是從財政收支劃分去謀改善。

問：我很好奇，身為男性，你為什麼會幫助婦女新知和主婦聯盟這樣的婦女團體？

答：這可能跟我的天性有關，就像我做很多事都是因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即使對我本身有些傷害，我也義無反顧。至於會幫助婦女新知和主婦聯盟，一部份也是由於機緣，因為柴松林教授的緣故。我的個性不善鑽營，而佛家說：「佛渡有緣人」，這就是我跟婦女團體的機緣吧！





吳玲珠

- ▲主婦聯盟及環保署於五月十二日聯合舉行「廿一世紀的抉擇——再生紙觀念說明會」，宣導使用再生紙，呼籲國人一齊身體力行，維護生態資源。(79.5.13. 中國時報)
-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的一〇〇名會員以撿拾垃圾，清理中山公園的方式，慶祝環保年的母親節及護士節，並在現場舉辦捐血、義賣活動，氣氛熱鬧且溫馨。(79.5.13. 聯合晚報)
-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於今年五月初發給企業界一封誠懇的信，企盼商界人士踴躍參與反色情教育宣導活動，共創一個富裕健康的社會。這是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設置檢舉色情申訴專線，「不讓台北有色無情」的黃絲帶活動之後，所推動的第三波行動，結合企業拒絕色情侵擾。(79.5.16. 聯合晚報)
- ▲五十五歲的伊麗莎白·芮恩於六月十三日出任芬蘭國防部長，同時也是西方第一位女性國防部長。芮恩夫人隸屬瑞典人民黨，該黨為合組政府的小黨之一，在內閣中分得教育和國防兩席。(79.6.14. 聯合晚報)
- ▲紐西蘭警方鑒於手段殘忍的強暴案件層出不窮，已然粉碎紐西蘭祥和社會的美譽，而鄭重勸紐西蘭婦女在夜間最好足不出戶，以策安全。警方這項忠告業已激起紐國女性主義者的忿忿不平，反過頭來要求當局對男性實施宵禁。(79.6.8. 自立早報)
- ▲台大婦女研究室及衛生署合辦的「婦女與健康學術研討會」，於五月廿六日在台大思亮館開幕，發表十篇攸關女性健康及社會福利的論文，並進行三場精彩座談。
- ▲針對層出不窮的校園暴力、性騷擾事件，國內七個婦女團體提出五項建議，要求教育、司法、警政單位及各校警政系統訂定明確方針，確實保障女性的身體安全。(79.5.30. 自立晚報)
- ▲行政院勞委會邀請各有關團體會商制定兩性工作平等法之必要性與相關內容，會中並提出一份「台灣地區十五歲——六十四歲已婚婦女會離職前為受雇者之離職原因」中顯示出，因結婚離職者高達五八·一五%，因生育離職者為二六·八八%，調查結果頗令人注目。(79.5.30. 聯合晚報)
- ▲刑事警察局偵一隊女警組最近與國內各婦女保護團體成立「鳳凰專案」，為國小或國中少女淪落風塵，研擬具體防制措施。(79.5.25. 中國時報)
- ▲主婦聯盟二度向環保署提出強烈的抗議，以「百年公害——垃圾船」表示寶特瓶、保利龍都是百年不易腐化的污染棄物，並提出二大訴求：一為要求環保署立法規定，一律以押瓶費回收所有飲料瓶罐容器，並請環保署停止採購外星人計畫。二為要求環保署立即下令禁止保利龍餐具的使用。(79.6.5. 聯合報)

不能錯過的好時機！

只要1500元，您就可以參加五天四夜的兩性平等教育研習營

第一期：台北淡江大學 7月16日~20日

第二期：高雄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 8月20日~24日

現在趕快加入婦女新知當會友！有了會友身分，參加兩性平等教育研習營，就可以省下一半的錢。

繳交年費1000元就可以成為婦女新知的會友，享受下列優待：

1. 免費寄贈雜誌一年(原訂戶視為續訂一年)。
2. 借閱本會書刊。
3. 優先參與本會活動，收費活動享五折優待。
4. 購書八折優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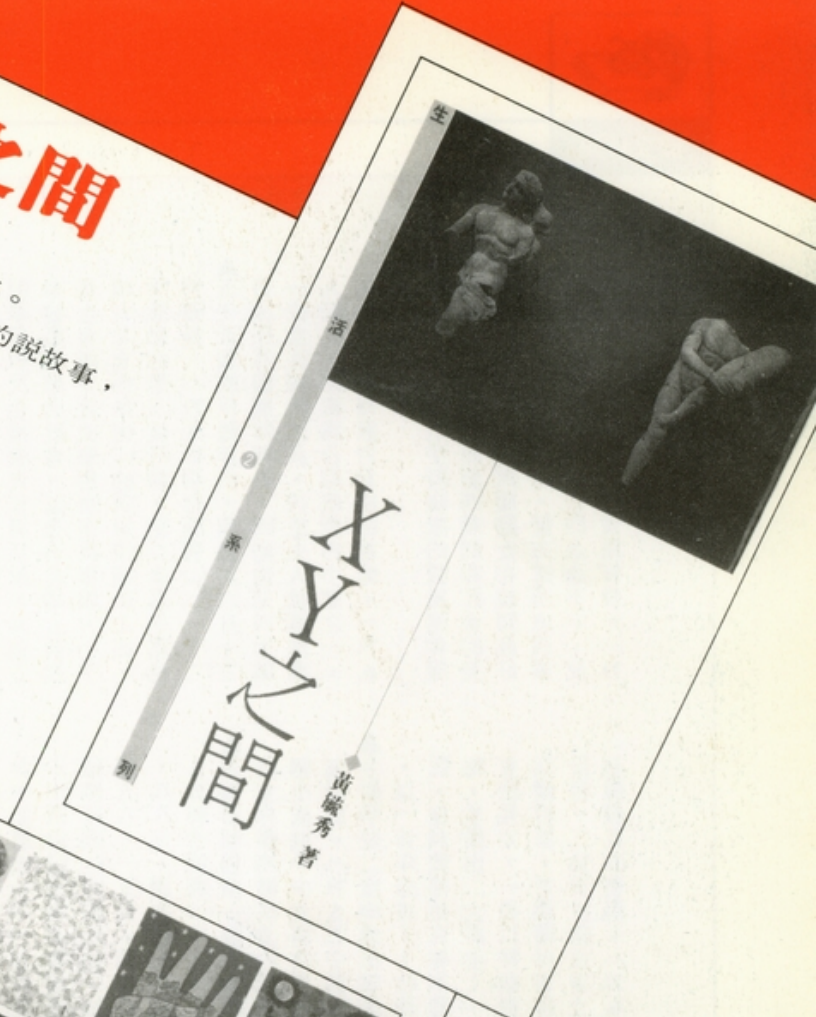
報名請電3319363 • 3899730婦女新知基金會

XY之間

顛覆男性中心的專斷，
一本以女性觀點出發的文集。
有正經八百的論說，有輕鬆的說故事，
有天馬行空的幻想。

作者：黃毓秀
定價：150元
優惠本刊讀者特價：130元

XY



後現代的藝術現象

認識陸蓉之的朋友都會被她
的女性意識和熱情感動，作
為一個女性的藝術評論者，
她的路是辛苦的，但她說：
「值得！」
這是她的藝術評論集，我們
鄭重推薦給你！

作者：陸蓉之
定價：300元
優惠本刊讀者特價250元

請利用郵政劃撥第05261888號
婦女新知雜誌購買